

微语红楼

红楼梦学刊微信订阅号选萃

二

《红楼梦学刊》编辑部 |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微语红楼

红楼梦学刊微信订阅号选萃 ①

《红楼梦学刊》编辑部 |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微语红楼:红楼梦学刊微信订阅号选萃.二/《红楼梦学刊》编辑部主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039-6559-3

I. ①微… II. ①红… III. ①《红楼梦》研究—文集
IV. ①I207.4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8516号

微语红楼

红楼梦学刊微信订阅号选萃(二)

主 编 《红楼梦学刊》编辑部

责任编辑 叶茹飞 周进生

特邀编辑 卜喜逢

封面底画 谭凤环

装帧设计 顾 紫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100700)

网 址 www.caaph.com

电子邮箱 s@caaph.com

电 话 (010) 84057666(总编室)84057667(办公室)

(010) 84057696—84057699(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总编室)84057670(办公室)

(010) 84057690(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30.375

字 数 420千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书 号 ISBN 978-7-5039-6559-3

定 价 9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出版说明

“红楼梦学刊微信订阅号”诞生于2014年3月，至今已经四个半年头了。这四年半间，在广大《红楼梦》爱好者的支持与帮助下，订阅号有了较好的发展。我们以开放的态度，坚持趣味性、即时性、新闻性并重，刊发适合广大普通爱好者阅读的文章，以求能激发读者的兴趣，传扬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

2016年12月，我们编辑了第一本“红楼梦学刊微信订阅号”的文章选萃集《微语红楼——红楼梦学刊微信订阅号选萃（一）》，时隔两年，我们再次推出《微语红楼——红楼梦学刊微信订阅号选萃（二）》，使这个文集成为一个系列，也作为“红楼梦学刊微信订阅号”的阶段性的成果。

本次选文时间跨度较长，自2016年10月至2018年5月，共选文66篇。因作者较多，而本书容量有限，故而入选作者仅能选择一篇来结集，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也使得很多优秀的文章不能在文集中呈现。本次结集的文章涵盖的方面较多，有人物评论，也有文本赏析，还有比较文学等，很多文章个性独具、灵光闪现，可以说是能够代表广大《红楼梦》爱好者的水平的。以上是对本次结集的说明，希望大家能继续关注并支持我们！

“红楼梦学刊”微信订阅号 ID：hlmxkzzs。

目 录

- 从《红楼梦》前八十回里的两次丧事描写说起 王 阳 / 001
- 议秦可卿葬礼之仪 乔治桑 / 008
- 从宝玉挨打看《红楼梦》的时间叙事 夏 和 / 019
- 元春：担了繁华，吞了寂寞 林梅朵 / 029
- 说林黛玉坐轿子 潘学军 / 034
- 宝钗独白：扑蝶后，我才知道爱情的模样 笙歌拂衣 / 043
- 葬花的隐喻和黛玉的隐忧 胡联浩 / 056
- 王熙凤在秦可卿葬礼上的行为分析 晓月清风 / 061
- 龄官与宝玉的“禅悟”和“情悟” 龚小虹 / 069
- 宝玉挨打的必然与偶然 喜 逢 / 074
- 红梅与妙玉 刘雪霞 / 081
- 亲情中的失败者——贾政 王汇涓 / 091
- 宝玉——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百 合 / 097
- 香菱影媚魄寒的爱情江湖 张桂琴 / 103
- 冷面郎君柳湘莲的戏剧人生 刘海梅(绿衣) / 107
- 浑融天真莲转菱，幽谷乖蹇哭劫生——说香菱 茜 茗 / 111
- 黛玉，你是个假清高的大俗人 周淑娟 / 121
- 薛宝钗随感：淡极始知花更艳 丛子倩(Cindy) / 126
- 贾政：一个父亲的寂寞 司丽娟 / 129
- 平儿——《红楼梦》中理想人格的典型 于 焯 / 136
- 贾探春的绝情与深情 赵立群 / 143



贾兰：不采而佩，于兰何伤 柳 倩 / 149

朴而不俗，直而不拙

——谦论探春的理性、诗性与独特的女性内涵 任 焯 / 156

那美韶华去之何迅——李纨形象解读 朱 萍 / 161

平儿的世界里有没有爱情 管先恒 / 166

黛玉小性儿不小气 廖峥嵘 / 170

浅谈王熙凤的“礼”与“立” 高南南 / 175

好一架玻璃屏风

——说说平儿和丰儿 王荧荧 / 180

贾宝玉的爱洛斯人格 张晓冰 / 189

因为懂得 所以怜惜——看见黛玉的真性情 小石子 / 196

黛玉爱情的模样：愿你我做共伞的人 樵 髯 / 201

惜春的冷眼 洞 烛 / 207

宝玉喊你回家读书 侯 莉 / 211

笑入西风散菱香——香菱小传 李岱宸 / 223

我一直努力不让花凋落 哲人之石 / 227

荒唐一“梦” 锤 土 / 233

自具一种性情 周 霄 / 242

论“鱼眼睛”兼曹雪芹思想源流微探 刘莉莉 / 246

人间有味是清欢

——从贾宝玉“以情悟道”的角度来解读《红楼梦》的“色空”主题 陶飞跃 / 266

一片花事付禅心 桃花月球 / 274

《红楼梦》中的佛心道情 喜 石 / 283

从物质到精神——略论四大名著的悲剧色彩 刘中山 / 287

贾宝玉到底反不反儒

——论贾宝玉对儒教态度的复杂性 孙龙飞 / 294

情到深处人孤独

——谈宝黛爱情中的孤独感 王玉玉 / 301

败家的根本 水 溶 / 307

玉上的字迹：将面纱慢慢揭开

——《红楼梦》阅读笔记 袁春波 / 316

《红楼梦》中的“草蛇灰线”析论 任世权 / 319

试论韩愈对《红楼梦》创作的影响 汤东亚 / 328

跛足道人与铁拐李

——论《红楼梦》对传统道教人物形象的继承和发展 刘祺莹 / 336

浅议小戏子在《红楼梦》故事架构中的镜像作用 夜何其 / 344

恨水笔墨，曹公遗意

——试析《春明外史》与《红楼梦》两篇祭文的三条共同脉象 庞惊涛 / 352

圣洁的人格，苦闷的灵魂

——贾宝玉与令狐冲形象比较论 钱 海 / 357

《红楼梦》与明清女子文学创作漫谈 陆 离 / 364

透视《红楼梦》抄本 李南俊 / 379



再论脂、程系统中尤三姐形象的变化及对程本描写的评价

——基于诸种版本之比较 许婆源 / 386

荒谬至极——揭开《癸酉本石头记后28回》的面纱 流星白羽箭 / 404

从“秦可卿之死”看曹雪芹对《红楼梦》的修订 杨莹莹 / 410

从“老公”一词管窥《红楼梦》续书作者问题 杨喜娟 / 425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中的“可叹”“堪怜”何解 宋长丰 / 429

人物命运的巧妙暗喻

——《红楼梦》咏菊诗赏析 王传学 / 431

处方和切脉：红楼庸医札记两则 李宝山 / 444

妆裹和寿衣的区别 古风 / 450

瓜子臆想 胡淳艳 / 454

红豆尚有尽 相思无已时

——《红豆词》与宝黛爱情 初夏 / 459

民国时期的越剧《红楼梦》与清传奇 佟静 / 465

略谈《红楼梦》中的园林建筑艺术 杨少伟 / 470



从《红楼梦》前八十回里的两次丧事描写说起

王 阳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红楼梦》前八十回里，曹公雪芹将镜头聚焦在宁国府，写了前后发生在宁国府里的两次丧事。这两处成为《红楼梦》前八十回里独有的丧事描写，而作者将视角定位在“爱情主线”发生地荣国府之外的宁国府里，不能不说这是作者要表现“家庭主线”时的一种情节架构模式。即将理想中的诗意与欢快主要铺设在荣国府、大观园，而将现实中的悲丧铺设在宁国府；将“爱情主线”“青春主线”摆在荣国府，而将家族衰败主线摆在宁国府。从中不难解读出曹公双线结构架构的苦心。

一、秦可卿与贾敬丧事描写对比

秦可卿的丧事出现在文中的第十三回、第十四回、第十五回，前后跨度为三回。是两次丧事中写得最完整、最具体、最能展现贾府社会关系、家族财力的一场。

贾敬的丧事出现在文中的第六十三回、第六十四回，前后跨度仅占两回。准确地说只有第六十三回后半回以及第六十四回前半回，只是简单地作了一些交代。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将前八十回中这两次丧事的细节作一些对比：

1. 参与人数

秦可卿之丧，贾府四代中人齐集，代字辈、文字辈、玉字辈、草字辈列上名目的就有二十九人之多，另外更有秦氏、尤氏眷属参与。



至贾敬死时，正逢国丧，就连直系子孙贾珍、贾蓉也是后面专程告假奔丧，执事人列出名字来的也只有贾璉等七人，主要集中在玉字辈和草字辈中，辈分较高的代字辈没有参与。送殡时，贾母、宝玉、凤姐这几位主要人物也没有出场，不能不说其出殡时的冷清。

秦可卿是贾府第五代孙媳，而贾敬是贾府第三代裔孙；秦可卿因淫丧，贾敬因误食丹药中毒而死；秦可卿是小官员家抱养来的女孩，贾敬是贾府正支，有世袭官职在身。按理说贾敬的丧事应该较秦可卿丧事更为隆重，但是参与人数却大量减少，不能不说是家族衰败、财力不济的征兆。

2. 执事数量

秦可卿丧事时，用的是之前坏了事的义忠亲王老千岁预定的槁木棺材，“帮底皆厚八寸，纹若槟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珰如金玉”^①。因嫌执事不多，又为贾蓉捐官来增加执事数量，“一色光艳夺目”^②，最后使得“大殡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从北而至”^③，规模庞大。

贾敬的棺木是原先备好的，质量好坏无从提及。执事数量也没有明写，只是借着几个半瓶醋的读书人“丧礼与其奢易莫若俭戚”^④来表现执事规模，描写呈一笔带过之势。

由大写特写到一笔带过，不只是作者“互见”手法的运用，更有深层次寓意在其中。

3. 丧事过程

秦可卿丧事时，停灵四十九日，极尽富贵之能事。僧道齐集，一道为“淫丧”的秦可卿解怨赎罪。

贾敬丧事，却未明写时日，“目今天气炎热，实不得相待……三日后备开丧破孝。一面且做起道场来等贾珍”^⑤。“实不得相待”“便”等字眼，写出了管事人对贾敬丧事结束越快越好的架势。

4. 祭拜人数

秦可卿丧事时，前后吊孝有署名的人便有大明宫掌管内相、忠靖侯

夫人、当日八公后人、南安郡王之孙、西宁郡王之孙、平原侯、定城侯这些有爵位的人，路祭的更有东平王府、南安郡王府、西宁郡王府、北静郡王府以及诸同僚属下祭棚，一路上荣华、富贵、权势尽显。

到贾敬丧事时，只草草数语、一笔带过，对于祭祀人员等，只以“迎宾送客”四字代替，路祭更是没有提及。

通过这两次丧事描写的对比，从中可看出贾氏两府的经济能力、政治势力走向衰败的过程。

二、前八十回两次丧事描写在整个小说情节架构中的作用

同样贾家的丧事描写，为什么都要选择宁国府来写，而不把丧事分散开来，荣国府、宁国府各一呢？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宁国府是贾氏宗族的长房，而贾氏宗族现任族长乃是贾珍，“彼乃宁府长孙，又现袭职，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⑥。用长房、族长的双重身份者来经历这两次丧事，通过展现与对比，可以更有代表性地撕开整个家族走向衰败过程中丑相环生、江河日下的景况。

秦可卿之死是在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其事在小说中的第一次提及却是在第十回：“金寡妇贪利权受辱，张太医论病细穷源。”其病的一个转折点是在第十一回：“庆寿辰宁府排家宴，见熙凤贾瑞起淫心。”将贾敬寿辰的聚会与秦氏的死紧密相连。贾敬之死是在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艳理亲丧。”将宝玉的寿辰、青春期男女的一次夜间欢会与贾敬的死紧密相连。可以看出，两次丧事描写在情节连续性上都是与寿辰时的欢会描写紧密相连，颇有一种《庄子》“方生方死，方死方生”^⑦的意味，生与死紧密相连，生命在自然界轮回中相互交替转换，共同呈现出生命不息与生命交替的意义。那么，放在《红楼梦》中，就是将人世间记载年岁增长的寿辰与人生命终结的丧事紧密相连，从小说主题来看，也有着“乐极哀来”的意义。不论

从整部小说的架构还是两次丧事的架构，这一“乐极哀来”的叙事模式是很明显的。它的作用是在大的主题下用小的事件来凸显“乐与哀连、乐中藏哀”。

秦可卿死前曾托梦王熙凤，家中立马会有“烈火烹油、鲜花着锦”^⑧的盛事，在其丧事之毕就传来了元春省亲的喜报，整个家族进入了覆亡前的“回光返照”阶段，整个家族表面上复回繁盛，整体描写呈哀事连着盛事的态势；贾敬死后，贾珍、贾蓉、贾琏三人与二尤的丑事将柳湘莲口中“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⑨的判言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其后紧接着又是二尤之死，整体上是以哀写丑、以哀衬丑、以哀连衰。两次丧事，一次哀连着盛，一次哀连着衰，其背后隐藏着的是贾府在“回光返照”之际由上升走至顶点，又逐渐下降，终至覆亡的抛物线式的家族命运。

与两次丧事紧密相关联的是贾珍和贾蓉二人。秦可卿死后，面对丧妻之痛的贾蓉像是消失了一般，在整个丧事过程中没有出现过正面描写；贾敬死后，再一次面对亲人去世的贾蓉终于回到了悲痛现场，来表现一二。当他和父亲贾珍听到“两个姨娘来了”之后，贾蓉的表现是“便和贾珍一笑”；听到要他回家时的反应是“得不得一声儿”^⑩，飞马回至家中与两位姨娘调情；听到贾琏有意于尤二姐时，心里却打着“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贾珍在内，不能畅意。如今若是贾琏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贾琏不在时，好去鬼混之意”^⑪。亲人之丧挡不住不肖子孙的淫心滥情。贾珍在秦可卿死之后，“哭的泪人一般”，和族中长辈哭诉着“谁不知我这媳妇比儿子还强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见这长房内绝灭无人了”^⑫。竟至于“恨不得代秦氏之死”^⑬，公爹面对儿媳去世有这么强烈的悲痛，其丑态背后隐藏着的也就只有“爬灰”之谑了；到其父亲去世时，其除了表现孝悌之义时表现出一些悲痛来，骨子里却没有多少痛苦，依然以“聚麀”为能事，将诗礼之家背后隐藏着的乱伦之事放大表现出来，最后又间接地将二尤送向各自的命运末途。

作者写秦可卿的丧事，过程极其隆重繁盛，开销极其奢侈，是贾府有钱有势的表现，庚辰本回后批语所言：“写秦死之盛，贾珍之奢，实是却写得一个凤姐。”^④事实也是这样，秦可卿丧事的过程，极写两人：一为贾珍，一为凤姐，写贾珍是极露其丑，写凤姐是尽显其强与能。秦可卿死后，庞杂的丧事外加尤氏犯了旧疾，只能推出王熙凤出来管事，王熙凤出场时面对的烂摊子是：“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第二件，事无专执，临期推委；第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第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服铃束，无脸者不能上进。此五件实是宁国府中风俗。”^⑤王熙凤之前只是将宁国府管理上的积弊看在眼里，却没有合适的理由参与其中进行指正，秦可卿之死给了她充分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能。虽然是“协理宁国府”，却一下子将宁国府管理上的积弊用自己强硬的手段解决，尽显其能其强。同时，借着这次机会，她开始走上了靠自己心机与胆识游走于官府和富户之间、专心于谋财生事之道路。及至贾敬丧事时，却只能靠着能力平庸的尤氏来应对，之前能够兼理两府事宜的凤姐此刻也因身体问题出不来，只能偶尔“挣扎过来，相帮尤氏料理”^⑥。当然，从叙事需要来说，“协理宁国府”已经让王熙凤的能力尽显，不需要在后面一场丧事中再进行反复描写；更重要的是，整个家族在应对贾敬丧事时，也不需要凤姐过多参与。其中一方面是因为凤姐的身体已经没有了秦可卿丧事时兼理两府的可能，另外，随着家族经济能力、政治势力的衰落，以及与国丧交叉两项，贾敬丧事已经没有过多事情需要料理。

通过这两次丧事描写，从中可看出贾氏两府经济能力、政治势力走向衰败的过程，贯穿了贾府由盛转衰的过程。这两次丧事描写，不只是贾府中经济实力、政治地位的下降，同时更是一个将封建旧家族临近覆灭时的丑恶的一面拉出来，到最后彻底撕开来给读者观看的过程。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将贾府败落的真实原因也作了充分揭露：子孙不肖。整个贾府在这个过程中已经犹如一架已经走向破败的机器一般，之前还有



着光鲜的外表，到这时已经彻底由内到外开始腐败，江河日下之势已经难以抵挡了。

到第八十回后贾母丧事时，整个家族已经再也撑不起奢侈，再也没有耍大牌的能力，只能将就了事了。里外只有凤姐夫妻二人照管，参与执事的男仆女仆总共才有三十多人，“这回老太太的事倒没有东府里的人多”^{①⑦}，不敷差遣。丧事也没有足够的银钱支撑，里外乱成一锅粥，面对派活，仆役也多是“勉强应着”。诸方面不利因素只能导致整个丧事草草收场，大家族的空架子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贵族的脸面彻底被丢尽。“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①⑧}的既定结局已经沿着规定路线走向了“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①⑨}的命途终点，毫无挣扎地走向末路。

纵观《红楼梦》，喜事丧事交杂其中，生死交错、乐悲交织、笑哭参半，前八十回的两次丧事，已经表明了贾氏走在由盛到衰的路途中，其间是经济能力的衰退、政治地位的下降。到后八十回写贾母丧事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空架子最终被打破，在一帮不肖子孙的合力摧毁下，贾母身后风光的可能性已经彻底丧失，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在短短几年内得以展现，贾府后代一群“现世宝”将家族之势彻底引向末路。《好了歌》中有一句叫作“荒冢一堆草没了”^{②⑩}。那么留给贾府诸人的，可能是连这一堆荒冢都没有，最终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一切荣华富贵终归于空，一切“色”趋于“空”，真正是“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②⑪}。

注释

①⑩(清)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

②同①，第189页。

③同①，第190页。

④⑪同①，第885页。

⑤同①，第880—881页。

⑥同①，第66页。

⑦庄子著，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5页。

⑧⑬同①，第170页。

⑨同①，第992页。

⑩同①，第882页。

⑪同①，第897—898页。

⑫同①，第171页。

⑭（清）曹雪芹著，脂砚斋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01页。

⑮同①，第178页。

⑰同①，第1477页。

⑲同①，第86页。

⑳同①，第17页。

㉑同①，第3页。



议秦可卿葬礼之仪

乔治桑

江苏省连云港市

秦可卿忽然就死了！

她虽然出身卑微，但这似乎并不妨碍她嫁入豪门。其又生得面容姣好，体态风流，素有“兼美”之称。平日里也是言语温婉，公公待她自不消说，婆婆待她视如己出，夫妻相敬如宾，与心狠手辣的大管家凤姐也素有亲厚，对待下人也不拿大，竟是“没有人不疼她、不和她好的”。就连老祖宗都说她是“好个孩子，要是有些缘故，可不叫人疼死”。

可卿自打攀了这宁国府的高枝儿，轻轻松松地就得到了贾府从上到下一致的交口称颂。住在“神仙也可以住得了”的屋子里，其平日所用所费无不是稀罕物儿，件件有出处，样样有来头，色色皆是旁人所不及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体态袅娜、颜色绝美的可人儿，却在贾府的鼎盛时期，抛却了金门玉户神仙府，正值妙龄便香消玉殒，突然伸腿去了。

作者给秦可卿这个可人儿安排了一个极其短暂的人生之路，让她在生前享尽了人间的富贵风流，给她死后的葬礼也是极尽奢靡。惜字如金的曹雪芹，却在描述可卿的葬礼上，给予了浓彩重墨的一笔。

对于可卿的葬礼，作者省去了候夜、送终、落地等一些细小环节，重点突出了一些奢华的程序，虽然程序繁杂，却也有条不紊。基本还原了明清时期豪门贵族的葬礼规程。